

云南少数民族哲学 社会思想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编

212B/10
目 录

哈尼族	(1)
一、创世史诗《奥色密色》	(4)
二、天地、人类起源的传说	(30)
三、宗教信仰	(38)
西双版纳州和思茅地区哈尼族习俗、思想调查	(61)
一、数辈数、续家谱	(62)
二、哈尼族的宗教迷信观念	(65)
三、哈尼族的婚姻和家庭	(74)
四、哈尼族的丧葬	(84)
纳西族(续二): 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一些思想和习俗的调查	(87)
一、丽江县塔城依陇巴甸村纳西族的丧葬调查	(87)
二、丽江县宝山公社宝山大队牦牛寨王姓纳西族的丧葬调查	(115)
三、纳西族的占卜调查	(120)
四、纳西族的喊魂与占卜调查	(135)
五、纳西族的祭天调查	(137)
六、丽江县巨甸公社巨甸村纳西族的祭天和节日情况调查	(153)
七、纳西族的民间谚语调查	(158)
回族(续二): 《清真醒迷歌》	(170)
佤族(续一): 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的传说	(199)
后记	(220)

哈 尼 族

哈尼族有多种自称，其中以“哈尼”、“卡多”、“僂尼”、“豪尼”、“碧约”、“布都”、“白宏”等七个自称单位人数较多，另外还有“锅锉”、“哦怒”、“阿木”、“多泥”、“卡别”、“海尼”等自称单位。解放后，统一称为哈尼族。

哈尼族全居于云南省境内，据一九八二年统计，约有一百零六万人。绝大部份集中分布于滇南红河和澜沧江的中间地带。其中，元江、墨江、红河、绿春、金平、江城等县是哈尼族最集中的地区，有人口七十七万。另外澜沧和西双版纳有十四万多人。其余的则分布于禄劝、双柏、易门、昆明、峨山、新平、建水、石屏、景东、景谷、孟连等十余个县。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的羌族。隋唐时代，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被称为“乌蛮”。哈尼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度。公元七、八世纪六诏山区的和蛮和哀牢山区的和尼，已处于南诏奴隶制政权的统治下。公元十世纪中叶，哀牢山区的因远、思陀、溪处、落恐等各部和尼进入了封建领主社会。十四世纪中叶以后，元江、墨江、新平、普洱一带逐渐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

哈尼族的社会形态，在解放前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但由

2128/10
于各地在生产状况、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以西双版纳、澜沧等地为代表的在外族封建领主统治下原始残余保留较多的地区。

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全部处于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下。

“召片领”（傣族的最高统治者和土地的最高占有者）把山区的哈尼、布朗等族划分为十二个奴隶区域，这是傣族封建领主对哈尼族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行政组织，一个区域包括几个到十几个自然村寨，由召片领加封本民族中有威望的头人为“大叭”，各村中又设有“叭”、“蚌”、“先”等头目，形成了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机构。每一个哈尼族村寨，是一个分配封建负担的单位，按照当地的特产和领主的需要规定封建贡赋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派。

（2）以红河为代表的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红河南岸地区，原为土司、土目领地，土司中大部分是哈尼族，也有彝族和傣族。自清末实行改土归流，部份地区土司制度已崩溃，地主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大部份土司区，虽然地主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可是领主经济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直到解放前夕，土司仍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和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

在土地占有方面，土司及其亲属直接占有大量好田。新兴的地主通过兼并也集中了大量的水田。大部份贫雇农只有少量土地甚至完全丧失土地，土地占有的悬殊和阶级分化的严重已日趋显著。

政治机构在土司地区，土司是其辖区内的最高统治者，世代父子相传。最高统治机构是土司署，拥有武装、法庭和监狱等。行政区域以“里”为单位，设里长一人，里下设招坝（或里老），三伙头等。

（3）以墨江、元江、新平、镇源等县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确立的地区。

这些地区的哈尼族，由于长期与汉族、彝族和傣族等杂居共处，尤其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影响很深，故明末清初以来就陆续进入了地主经济阶段。其社会发展状况与汉族基本相同。

哈尼族实行一夫一妻制。西双版纳地区较过严格，认为多妻不合哈尼族的礼，弃妻再娶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被头人罚款。红河及墨江、元江等内地，一夫多妻为社会所允许。未婚青年男女都享有充分的社交自由。西双版纳还有供青年约会的“公房”，结婚、离婚都较随便。但红河、墨江等地，盛行包办买卖婚姻。

宗教信仰：哈尼族主要信仰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有少数地方信仰基督教。原始宗教主要围绕农业生产和建寨进行。祭天、祭山、祭龙是祭祀的主要内容。

哈尼族没有文字，文学还处于口头文学阶段。但其内容广泛，体裁多样。有神话、故事、诗歌、谜语和谚语等。神话和传说是最古老、数量最多的部分，其中《奥色密色》、《古老时候的人》、《母女俩的故事》、《创世纪》、《合心兄妹传人种》、《砍大树》、《哈尼祖先过江来》等是流传较广的代表作。

一、创世史诗《奥色密色》①

(一) 杀翻龙牛 造天地

很久很久以前，
宇宙间茫茫一片，
没有天和地，
分不清黑夜和白天。

没有草木禽兽，
没有山峦河川，
没有日月星辰，
没有一个人烟。

没有地无法生活，
没有天无法生活，
哪个来造地？
哪个来造天？

天王派来九个人造地，
天王派来三个人造天，

九个人在想着造地的主意，
三个人为造天在精心盘算。

造天要天大的力气，
造地要地大的力气，
造天不知要多少时间？
造地不知要多少时间？

他们牵来一头大大的龙牛，
把龙牛杀翻了，
要有造天造地的力气，
要把龙牛当做充饥的菜饭。

造天的人要吃牛腿，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着饥饿吧，
牛腿要做撑地的柱子。”

①奥色密色：哈尼语，
开天辟地的意思。

造地的人要吃牛皮，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牛皮要拿来绷天。”

造天的人要吃牛骨头，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牛骨要拿来做地梁地椽。”

造地的人要吃牛眼，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左眼做太阳，
要用右眼做月亮。”

造天的人要吃肋骨，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肋骨造梯田。”

造地的人要吃牛牙，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牙做星星。”

地造天的人要吃牛肉，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肉做土地。”

造地的人要吃牛角，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角做打雷工具。”

造天的人要吃牛毛，
造地人说：“不行！
忍饥住饿吧，
要用牛毛做树木花草。”

造地的人要吃牛舌，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舌做闪电。”

造天的人要吃牛血，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血做河川。”

造地的人要吃牛肠，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肠做下雨的水管。”

造天的人要吃牛肚，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肚做龙潭。”

造地的人要吃牛肝，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肝做彩霞。”

造天的人要吃牛尾，
造地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尾做水坝。”

造地的人要吃牛肺，
造天的人说：“不行！
忍住饥饿吧，
要用牛肺做雾露。”

造天的人要吃牛心，
造地的人说：“不行！
牛心就是地心，
地有地心才稳当。”

造天的人饿了，
他们吃了一点牛心，
后来大地摇晃，
就因造天的人不听劝告。

天造好了，
龙牛死了，
龙牛的喘息变成风声，
龙牛的眼泪变成雨水。

天造好了，
留下两个巴掌的空隙，
一个是太阳的过道，
一个是月亮的过道。

地造好了，
留下三个脚掌的空隙，
那宽宽的空隙，
是热风、凉风、冷风的过道。

(二) 塔婆、模米传人种

犁天的有三头黄牛，
犁地的有三头黄牛，
耙天的有三头黄牛，
耙地的有三头黄牛，
天上耙平了，
地下没有完全耙平。

在一天夜里，
一只公鸡叫了，
一只母鸡叫了，
太阳第一次出山了。

天王的三个儿子打开天门，
带头鸡已经拍着翅膀，
公鸡母鸡一齐叫了，
天王听到鸡叫声，
天不亮嘛快亮了。

地神的姑娘打开地门，
大狗小狗望着天空，
公狗母狗一起叫了，
地神听到狗叫声，
天不亮嘛快亮了。

耙地耙到母兹，
母兹的地耙平了。
耙地耙到临安①，
临安的地耙平了，
耙地的黄牛刚到小黑江②，
天门开了，地门开了，天已经亮了，
许多地方成了高山深谷。

天王的儿媳撒草籽，
天王的姑娘撒庄稼籽，
茅草长满荒山野岭，
尖刀草长满了有黄土的地方，
庄稼长在肥沃的地方。

三蓬芦苇，
喂肥了三头牯子，
三蓬乌沙草，

①临安：指今建水县。

②小黑江：在今金平县境内。

喂肥了三匹大公马，
三蓬排皮草，
喂肥了三头猪。

地上有牛了，
地上有马了，
地上有猪了，
塔婆、模米喝了怀胎水，
浑身上下怀孕了。

一只母鸡孵出十个小鸡，
一头母猪生了十头小猪，
一个母亲生了二十四个子
女，
塔婆生了百人，
模米生了千人。

太阳光下生男人，
月亮光下生女人。
上有天，下有地，
天地一起生万物，
男女相配生儿女。

没有父，就没有母，
没有母就不会生育。

天王同王母相配，
男人同女人相配。

天王、王母说：
皇帝从头生，
丞相从肩生，
铁匠从手腕生，
贝马①从脊生，
他们都是父母生。

傣族从脚趾生，
他们住在江河边，
他们学着水声说话，
发出的声音象流水声。

瑶族从鬓发生，
他们住在森林里，
他们最会砍树，
他们说话象树倒的声音。

彝族从手臂生，
他们住在半山腰，

①贝马：哈尼族民间宗
教、文化、历史的传授
者。

他们常常放火烧山，
他们说话象树枝燃烧的响声。

哈尼人从肚皮中间生，
他们住在半山腰，
山前山后土地好，
天天干活很勤劳。

苗族从髀骨生，
他们住在大山石岩间，
石头中间种包谷，
黄麻种在石岩边。

塔婆生百人，
糯米生千人。
世上人多了，
男男女女都有了。
牲口成对了，
男女成双了。
山上住满了人，
坝子住满了人，
父母养子女，
成千成万的人发展起来了。

(三) 兄妹可以 结成亲

不知有多少年，
不知有多少代，
天上出现两个太阳，
把大地晒裂了，
把石头晒化了。

猎人俄普鲁恩①，
用弩弓射掉一个太阳，
另一个便躲藏起来，
天昏地暗雾茫茫，
冷风呜呜响。

千条江汇在一起，
万条河汇在一起，
洪水一天涨三尺，
洪水淹没了地。
暴雨瓢泼漫上天，
星星泡在洪水里。

狂风在呼啸，

①普俄鲁恩：又名俄
马·俄勃勃阿鲁恩。

洪水在翻腾，
地上生物被淹死，
最后剩下兄妹两个人：
哥哥叫阿摩卓罗，
妹妹名阿摩卓索。

哥哥心里着急，
妹妹心里着急，
洪水不断向他们袭来，
要立即想出办法，
一刻也不能等待。

水上突然漂来大葫芦，
兄妹看见心欢喜。
他们钻进了大葫芦，
用竹瓢堵住葫芦口，
用蜡密封得严严实实。

葫芦在洪水里漂流，
漂过来，漂过去，
不知漂了多少日子，
洪水退下去，
葫芦着了地。

葫芦漂到螃蟹窝，

葫芦才算着了地，
不死的竹子留下来，
葫芦里的兄妹留在世。

啄木鸟把葫芦啄开一个洞，
妹妹爬出葫芦口；
啄木鸟又啄开一个洞，
哥哥爬出葫芦口。

洪水退完了，
露出了山峦，
出现了平坝，
太阳也升上了蓝天。

兄妹走过九座山，
找不到一个人影；
兄妹走过九条河，
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往上看没有人，
往下看没有人，
兄妹感到寂寞，
兄妹感到痛心。

哥哥又去高山找，

妹妹又去坝子找，
哥哥发出“咿呀”声，
妹妹吹着树叶叫。

哥哥的声音有回声，
妹妹的声音有回声，
哥哥的声音使九山生情，
妹妹的声音使九河爱慕。

哥哥的嗓子喊破了，
妹妹的嘴皮吹破了，
九山无人答，
九河无人应。

他们感到孤单，
他们想念亲人。
哥哥面前只有妹妹的面容，
妹妹心里只有哥哥的身影。

哥哥带上把乌、直笛①，
妹妹带上野姜叶，
吹起野姜叶使人难离，
吹起把乌、直笛使人难分。

哥哥在高山吹把乌，

妹妹在河坝吹野姜叶，
那怕相离三天路程，
声音会把他们连在一起。

哥哥吹响把乌，
妹妹来到哥哥面前；
妹妹吹响野姜叶，
哥哥来到妹妹面前。

把乌动听，
是因为哥哥有情；
野姜叶声好听，
是因为妹妹有心。

妹妹在东山滚石磨，
哥哥在西山滚石磨，
两扇磨子合在一起，
一上一下，难解难分。

哥哥在九河这边丢叶子，
妹妹在九河那边丢叶子，
两张叶子合在一起，
一上一下，难解难分。

①把乌、直笛：两种乐器名。

哥哥在箐这边丢帽子，
妹妹在箐那边丢帽子，
两顶帽子重在一起，
一上一下，难解难分。

好路十二条，
话十二句，
无路可走了，
无话可说了，
公鸭、母鸭一娘生，
兄妹可以结成亲。

哥哥看着妹妹，
妹妹看着哥哥，
为了留下人种，
他们愿意结成亲。
哥哥抬锄头挖水沟的时候到
了，
妹妹用竹筒背水的时 候 到
了。

兄妹用树枝搭房，
兄妹用木棒种地。
他们结成了夫妻，
他们养育了子女。

大地逐渐繁荣，
人烟逐渐稠密，
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子孙后代不要忘记。

(四) 人多分家 找新地

兄妹成了夫妻，
生了三男三女，
长子叫纳罗哈尼比热，
次子叫俄普比热，
三子叫卜尼阿达②。

兄妹领着儿女到处走，
一下高山，一下平地。
他们吃的野菜、山薯，
晚下在大树上栖息。

老虎想咬他们，
豹子想咬他们，
他们见到猛兽便逃跑，
白天黑夜得不到安息。

②卜尼阿达：又名孔菊
然随·觉罗·卜尼阿达。

他们在这座山找山薯吃，
他们去那座山找果子吃，
暴风雨来了，
便到山洞躲避风雨。

不知过了多少年月，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
他们用石头抗击野兽，
用石头把野兽打死。

石头同石头相碰，
发出了火星，
火星烧着了干草，
后来才用烈火烧烤野兽吃。

不知过了多少年月，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
来到奴马阿美①地方，
有坝、有水、还有山地。

孩子长大了，
人口发展了，
他们用木锄种地，
身上穿起黑衣、白衣和花衣。

孩子长大了，
人口发展了，
大儿喜欢种庄稼，
三儿喜欢读书，
二儿说要“挖干地吃”②。

大儿就是后来的哈尼族，
二儿就是后来的彝族，
三儿就是后来的汉族，
三男三女又养了许多子女。

孩子们长大了，
人口发展了，
树大要分桠，
人多要分家。

大儿要分大母牛，
二儿要分小牛犊，
牛犊跟着母牛分不开，
三儿把母牛、牛犊都牵走。

①奴马阿美：传说哈尼族祖先居住过的地方。

②挖干地吃：指种旱地的意思。

大儿、二儿找到三兄弟，
说他分家不合理：
祖先财物公平分，
不该一人占了去。

三儿人小很聪明，
脑子一转用个计：
立靶射箭谁得中，
谁中靶心财物归谁的。

大儿射箭脱了靶，
二儿射箭脱了靶，
只有三儿中靶心，
母牛、牛犊都归三儿得。

分了母牛、牛犊分土地，
高山、河谷、平坝怎么分？
大家议定放火烧地，
那个烧得多宽便归那个得。

大儿烧粗木，
粗木烧不着，
大儿很着急，
只得找新地。

二儿烧湿木，
湿木烧不着，
二儿很着急，
只得找新地。

三儿当风烧茅草，
火乘风势烧了大片地，
奴马阿美地方，
后来都是三儿的。

大儿往南走，
走到白合底麻①。
二儿往南走，
走到组合底马②。
他们重新建造家园，
他们重新开拓土地。

(五) 有了历书 好耕种

天王给哈尼一本历书，
天王给汉人一本历书，

①白合底麻：今元阳县境内。

②组合底马：今红河县境内。

哈尼欢欢喜喜，
汉人欢欢喜喜。

他们来到海边，
要过海回到家里。
汉人过了大海，
哈尼还没过去。

哈尼手拿历书，
害怕过海把历书打湿，
哈尼心里焦急，
向汉人询问过海的法子。

海宽水深，
浪大风疾。
汉人扞胸打着手势——
叫把历书藏在怀里。

汉人的话音被风吹跑，
哈尼只见汉人的手势，
哈尼人忙着过海，
便把历书吃进肚里。

哈尼人没有历书，
不会分年、月、日；

哈尼人没有历书，
不会过日子。

天王的床旁，
有三颗种子。
王母拿着纸笔在考虑，
天王摇着扇子在沉思：
怎样给哈尼人历书；
怎样给哈尼人分年、月、日。

天王交给儿子一粒籽种，
要他播在平整的土地上，
三天时间过去了，
不见芽，不见叶子。

天王交给儿媳一粒籽种，
要她播种在屋檐下，
三天时间过去了，
不见芽，不见叶子。

天王不知是什么原因，
王母也很怀疑，
他俩走到地边察看，
原来是蚂蚁和鸡吃掉了种子。